

香港民主化承諾



不滿與法治的挑戰





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

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是一個非牟利組織，致力鞏固和擴大世界各地的民主發展。自1997年以來，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定期發表評鑑香港民主狀況的評估報告。「香港民主化承諾」系列的報告審視了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選舉框架、自治、法治和公民自由權利。本報告是系列中的第17份。



喬治城亞洲法律中心

GEORGETOWN LAW

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亞洲法律中心，是該校教授和研究亞洲法律的主要平台。亞洲法律中心是美國國內其中一家最頂尖的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學院、教職員和聯繫院士就亞洲法律和政策相關的尖端課題定期發表報告。亞洲法律中心致力與亞洲合作夥伴及喬治城大學法學院的其他中心和研究所合作，實地進行法律改革工作。

方法

2019年12月，一支由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與喬治城亞洲法律中心組成的研究團隊遠赴香港，就這個城市所面對的法治挑戰進行評估。本報告以近50份香港持份者的訪問為基礎，這些持份者包括不同政治光譜的政治人物、運動活躍分子、學術界人士、律師和大律師、商界領袖。此外，本評估團隊就文獻紀錄和報告進行了一次全面廣泛的審閱。

本報告作者：

戴大為（MICHAEL C. DAVIS）

哥倫比亞大學維澤赫德東亞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學者、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環球院士、印度金德爾全球大學法律與國際事務教授。曾任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現為該校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的非駐校資深院士。

THOMAS E. KELLOGG

亞洲法律中心行政總監，負責監督多項與亞洲法律和管治相關的項目。他是中國法律改革、中國憲法主義及中國公民社會運動等領域的領先學者，也是喬治城大學法學院的法學客席教授。

參與提供意見、審閱和編輯的還有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的Manpreet Singh Anand、亞當·尼爾遜（Adam Nelson）、司馬燕（Maeve Whelan-Wuest）、金度延（Doyun Kim）和Julian Dorsey。

本報告的該評估團隊成員包括戴大為、Thomas Kellogg、亞當·尼爾遜（Adam Nelson）及金度延（Doyun Kim）。團隊感謝所有香港受訪人士不吝提供寶貴意見。

目錄

執行摘要	2
時序：2019-2020年香港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	4
引言	6
《基本法》- 香港自治的保證？	8
北京的干預與修例風波	11
民主改革推動與雨傘運動：錯失的機會？	11
無形干預之手橫伸，影響力日增：北京積極對港施加影響力， 2015-2019年	12
2019年示威及與日俱增的自治與法治威脅	15
引渡條例草案	15
示威運動展開	16
極速升溫：6月示威	17
運動持續：2019年7月至11月	20
區議會選舉	22
警察過度使用武力	23
刑事司法制度	25
北京的策略：不談判、不妥協	26
示威運動 – 多元中的團結	28
建議	30
結論	32

執行摘要

2019年6月，香港發生了一場規模龐大且持續的民主示威運動，吸引了全球關注，也是對這座城市的政治基礎的一場試煉。香港政府與北京領導層基本上拒絕就示威運動進行對話，顯然是認為談判和妥協是軟弱的象徵。相反，香港政府倚賴警察平息示威，而這套策略令公眾更加憤怒、動盪更難平息。

危機的導火線，是香港政府硬推一項引渡條例草案；草案一旦通過，身處香港的疑犯將可被引渡到中國內地受審。直至大型示威在2019年6月爆發以前，政府基本上漠視對擬制訂法例的批評；而從那一刻開始，這場運動已演變為一場牽連甚廣的持續運動，焦點已不限於引渡條例草案本身。

連月的大型示威以及由此而起的其他公民抗命行動（其中有少數人更憤而訴諸暴力），換來的是香港警方察越來越強硬的回應，以及北京越來越咄咄逼人的批評鞭撻。

北京的手法包括誣蔑反對聲音乃源自別有用心的「外部勢力」¹。在本報告的評估工作進行期間，北京外交部不斷在記者會上發佈此類不實論述，制裁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和另外三個組織²。此等譴責不但有意散播錯誤訊息，同時也未有肯定香港示威運動的有機本質乃源自真實的不滿³。

在這方面，有證據顯示香港政府不願意或不能夠就示威運動進行談判，即使不談判本身顯然是令公憤和不信任加劇的原因。示威運動曝露了香港所面對的連串管治挑戰——有新出現的、也有恒常存在的。過去幾年，公眾對北京在港影響力不斷增加固然越來越反感，但示威運動與北京對運動的回應，卻令北京在香港的政治地位跌至新低，部分傳統支持者對北京的支持度亦跌至新低。市民對香港政治制度的信任度與支持度同樣下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領導的政府與立法會信心正在下跌。⁴

香港警察屢次採用了過度武力來平息示威，損害了整個警隊聲譽，影響深遠。⁵據可信資料指，曾被譽為「亞洲最優秀」的香港警察對示威人士過度使用武力，並反對成立獨立委員會來調查這些濫權的報告。

¹ Myers, Steven Lee。〈在香港的示威中，中國憤而歸咎於美國〉（In Hong Kong Protests, China Angrily Connects Dots Back to U.S.），《紐約時報》，2019年9月5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09/05/world/asia/china-hong-kong-protests.html>。

² 「2019年12月2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9年12月2日，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xwfw_665399/s2510_665401/2511_665403/t1720852.shtml

³ Mitchell, Derek。〈重新喚醒亞洲及其他地區的民主意識〉（Reinvigorating Democracy in Asia and Beyond），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2019年11月27日，<https://www.ndi.org/publications/ndi-president-derek-mitchell-speaks-hong-kong-reinvigorating-democracy-asia-and-beyond>。

⁴ 「市民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香港民意研究，<https://www.pori.hk/pop-poll/hksarg/k001>

⁵ 「專業團體強烈譴責警方7.21於上環一帶以過度武力清場之聯合聲明」。法政匯思網誌，2019年7月25日。<https://hkplg.org/2019/07/25/專業團體強烈譴責警方7-21於上環一帶以過度武力清>；〈香港大律師公會就香港警察於2019年6月12日使用武力發表聲明〉（Statement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HKBA) on the Use of Force by the Hong Kong Police on 12 June 2019），香港大律師公會，2019年6月13日。

香港社會亦因動盪而嚴重分化和撕裂。在過去數月，民主派與親北京組織之間的爭辯有好幾次在香港街頭爆發。不少家庭出現所謂的「世代之爭」，年輕一代與年長一輩往往因為政見迥異而形成對立，家人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不少人在當中遭受的苦難更為實在：有大量可靠說法指出，有數之不盡的人因警察濫權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身體傷害。此外，數以千計的示威者面對刑事檢控，其日常生活可能被進一步打亂，未來的專業和教育發展也會受到限制。

在原有議案提出約一年多後，示威運動與香港政府似乎陷入了僵局。儘管運動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造成沉重代價，它卻在大多數香港人之間保持了內部動力、凝聚力和 political 支持，這點由2019年11月區議會選舉時，民主派候選人取得歷史性的勝利可見。

社會急需就此危機尋求解決方案。雖然有人質疑誰有權代表運動發言，民主陣營的主要持份者相信，只要政府在提出磋商要求時能夠針對運動主要訴求提出重點回應行動，示威運動一方定會有正面回應。

國際社群同樣擔任重要角色：一方面可支持示威運動的合理民主抱負，另一方面可對香港政府和北京施壓，促使兩者談判和避免採取進一步行動令危機惡化。泛民陣營成員引述了國際參與和支持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沒有國際壓力，香港政府很有可能強推引渡條例草案，並以更強硬手段處理示威。

要結束政治僵局與社會動盪，本評估為主要持份者提供了一些建議，摘要如下：

- *北京與香港的領導層*需要確認香港人對權利被侵蝕和政治改革缺乏進展的問題有其合理關注。
- *北京*應公開地重新肯定一國兩制的管治框架，並停止作出任何削弱香港在《基本法》下享有的「高度自治」的行動。
- *香港政府*應提議與示威運動代表進行磋商，並建立一套增加公民參與的框架。
- *香港政府*應設立一個獨立法定委員會，以就警察過度使用武力的廣泛指控進行調查。
- *香港政府*應重新肯定其作為代表香港人團體的角色。它應抗拒北京對香港自治與法治的干預，並重啟民主改革進程。
- 為善用香港與國際社群的廣泛公開支持，*示威運動*應堅守不訴諸暴力原則。
- *香港人*應繼續向世界各地的政府、議會、公民社會和私營機構說出香港所面對的民主挑戰。
- *國際社群*，特別是美國和英國，應繼續向北京與香港的政府官員公開和私下提出對香港法治的關注。
- 此外，*國際社群*應繼續為國際非政府機構創造機會，與香港相應單位建立工作關係，並支持那些在香港處於萌芽階段、關注法治與民主發展的公民社會運動。

時序

2019-2020年香港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

示威迫使香港政府就擬制訂的引渡條例草案作出讓步，包括限制可引渡罪行的範圍、加入人權保障及確保對香港移送至其他司法管轄區（包括中國內地）逃犯的保障。	2019年2月15日	香港保安局提議修訂引渡法例，容許疑犯被引渡至除目前已與香港簽訂協議的20個國家以外的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內地）。
	2019年5月30日	
	2019年6月9日	香港史上最大型遊行，估計有100萬人上街參與。大型示威大致和平進行。
香港警察向欲包圍香港政府總部以推遲引渡條例草案辯論的示威人士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	2019年6月12日	
	2019年6月15日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無限期延遲宣讀修改引渡法的條例草案。
數以萬計人士出席香港每年一度的七一民主遊行；同日早上有示威人士與警察爆發衝突，並演變成立法會大樓外的對峙。	2019年7月1日	
	2019年7月1日	示威人士在香港回歸22周年紀念日衝擊立法會，破壞多幅油畫並以塗鴉塗污牆壁。
林鄭月娥宣佈引渡條例草案「壽終正寢」，但仍拒絕宣佈「全面撤回」。	2019年7月9日	
	2019年7月21日	當日較早時間有遊行活動；一群白衣人（部分手持長棍和球棒）衝入元朗港鐵站的列車月台襲擊乘客和途人。
香港多區均有示威活動，示威者呼籲在翌日大罷工。林鄭月娥邀請學生領袖會面。	2019年8月4日	
	2019年8月9日	香港示威人士開始在香港國際機場靜坐三天，重申五大訴求及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這場運動。
林鄭月娥承諾撤回修訂引渡條例草案的議案，回應了示威人士五大訴求的其中一項。	2019年9月4日	
	2019年10月1日	香港在中國國慶日出現廣泛騷亂。一名18歲示威者在衝突中被警察以實彈擊中。
林鄭月娥行使殖民地時期的緊急權力，禁止蒙面，觸發連場暴力示威。一名14歲男童被警員開槍擊中大腿。	2019年10月4日	
	2019年10月16日	美國眾議院通過《2019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時序：2019-2020年香港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續）

	2019年10月21日	數十萬民主示威人士回到香港街頭反對禁止集會，其後被警察以催淚彈和水炮武力驅散。
引渡條例草案被正式撤回。	2019年10月23日	
	2019年10月29日	有關當局取消了民主派運動活躍分子黃之鋒在即將舉行的區議會選舉的參選資格。
習近平突與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會面，要求停止暴力示威。	2019年11月5日	
	2019年11月13-29日	數千名學生示威者在香港多家大學校園築起防線，準備與警察對峙。示威者與警察的攻防戰持續兩星期。
香港高等法院推翻備受爭議的公眾地方禁蒙面法。	2019年11月18日	
	2019年11月20日	美國參議院通過《2019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香港法院暫緩禁蒙面法違憲裁決。	2019年11月22日	
	2019年11月25日	香港舉行了區議會選舉。獲北京支持的建制陣營大敗，民主派取得87%議席。投票率創下71%的歷史新高。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2019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把法案納入法律。	2019年11月27日	
	2019年12月8日	由連場示威引發的民主運動踏入第六個月，逾80萬名示威者再次上街向政府施壓，要求當局回應訴求，讓公眾享有更多公民自由權利。
香港上訴法庭維持早前判決，裁定禁蒙面法違憲。	2019年12月10日	
	2020年1月1日	超過100萬人出席元旦民主遊行。
中國撤換香港中聯辦主任，由駱惠寧接任。	2020年1月4日	
	2020年1月25日	隨著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爆發，香港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取消農曆新年慶祝活動，並就出入中國內地實施限制。
香港警察以參與2019年8月的一場非法集會罪名，拘捕資深民主派人物黎智英、李卓人與楊森。	2020年2月27日	
	2020年2月29日	資深民主派人士被拘捕後，人們再次上街，是2019年新冠病毒疫症大流行開始以來最大型的反政府示威。警察拘捕115名示威者。

I. 引言

世界目睹了動搖香港、持續數月的騷亂，社會事件令香港作為主要地區和環球金融樞紐的地位岌岌可危。2019年6月中，一場大型和持續的民主示威運動展開，為香港的政治基礎帶來考驗。香港政府與北京中央政府拒絕就示威運動進行對話，顯然視談判與妥協為軟弱的象徵。香港政府依賴香港警方平息示威，策略不但引致公憤越來越大，也令騷亂更加嚴重，至本報告發表一刻仍未平息。

這場危機的導火線源自香港政府的硬推引渡條例草案；草案一旦通過，身處香港的疑犯將可被引渡至中國內地受審⁶。2019年2月，政府提出修訂條例方案；很多觀察家認為有關修訂欠缺基本人權保障⁷。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政府基本上漠視各方對擬案所作的批評，直至2019年6月香港爆發有史以來最大型示威、清楚顯示無法再推動有關法案改革後，才同意暫緩推行⁸。

到了6月15日，政府同意暫緩（而不是撤回）引渡條例草案時，反修例示威已演變為更具野心的行動，希望在香港推動全面的民主改革。市民不相信香港政府有足夠能力維護香港自治⁹。連月的大型示威繼而展開，換來的是香港警方越來越強硬的回應，以及北京越來越咄咄逼人的批評鞭撻。¹⁰



2019年6月9日，大約100萬示威者走上香港島的街頭遊行，要求政府撤回備受爭議的引渡條例草案。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¹¹

⁶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⁷ 〈香港大律師公會對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其他修訂的其他觀察〉 (Additional Observations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HKBA') on the HKSAR Government's Proposed Further Changes to the Fugitive Offenders and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Legislation (Amendment) Bill 2019)。香港大律師公會。2019年6月6日。

⁸ 〈磚頭、瓶子和催淚彈：香港的示威者與警察之戰〉 (Bricks, Bottles and Tear Gas: Protesters and Police Battle in Hong Kong)，《紐約時報》，2019年6月11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06/12/world/asia/hong-kong-protest-extradition.html>

⁹ 方志恒。〈香港自治的未來〉 (The Future of Hong Kong's Autonomy)，《外交家》 (The Diplomat)，2019年10月29日，<https://thediplomat.com/2019/10/the-future-of-hong-kongs-autonomy/>。

¹⁰ Chung, Kimmy、Clifford Lo、Danny Mok。〈香港警方在與傳媒關係緊張下承認「手法激進」〉 (Hong Kong Police Admit 'Aggressive Tactics', amid Tensions with Media)，《南華早報》，2019年10月28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35256/hong-kong-police-admit-adopting-more-aggressive-tactics-bid>

¹¹ 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根據CC BY 2.0 授權使用。<https://www.flickr.com/photos/studiokanu/48108527758/in/album-72157709404353282/>

香港政府不願意或不能夠回應市民的訴求或就示威運動進行談判，即使明知不這樣做將會令公眾更加憤怒和不信任政府。此外，中國內地的封閉空間日漸收窄，例如是禁制公民社會、囚禁異見人士（包括近期判處香港書商桂民海十年監禁），還有新疆維吾爾族人被大規模拘禁等，這些事情已引起香港人關注，擔心北京越來越強的威權姿態會對香港未來構成嚴重後果¹²。近日，三名知名的民主派領袖被捕，進一步引起各界憂慮¹³。

危機發生約八個月後，示威運動與香港政府似乎陷入了僵局。過去幾個月以來所發生的事件顯示，民主運動順利地保持了動力：2020年初，即引渡條例草案最先公佈後的一年，遊行主辦者仍然能夠號召數以十萬計的示威人士定期、持續地上街¹⁴。儘管示威令日常生活受阻，也付出了沉重的經濟和社會代價，但運動仍然得到大多數香港人支持，這點可由2019年11月民主派候選人在區議會選舉中取得歷史性的勝利可見。¹⁵

然而，礙於香港本身的半民主政治架構，加上北京以各種手段施加影響力並行使權力，示威並未能迫使香港政府坐上談判桌。顯然，香港政府與北京現階段決意守住靜觀其變的策略，期望抗爭力量最終慢慢自然流失。他們可能認為示威人士會因為警方更強硬的壓制手段和不斷提升的刑事罰則威脅而止步，而香港社會大致上會回復至這場運動爆發前的模樣。

香港的持份者向本評估團隊表示，香港政府與北京採用了一套有缺陷的策略，從根本上誤解香港的實況。對話者認為，北京應馬上賦予香港政府權力，提出與示威運動代表談判，才可以結束這場危機，並重啟香港的政治改革進程。

本報告點出了這場持續危機的嚴重性，並闡述各方急需即時展開談判，才能解決現時僵局。本文件並記錄了北京近年向香港施加更大控制，指出有關行動直接觸發了現時的情況，並提出任何長遠解決方案均應包括以新角度審視《基本法》列明的政治改革承諾。隨著2019年新冠狀病毒疫情爆發，香港也面對著另一種新挑戰，政治問題繼續浮現，因為有效管治和對政府的信任是處理公共衛生問題的必要條件。

¹² 〈桂民海：香港書商被判監十年〉（Gui Minhai: Hong Kong Bookseller Gets 10 years），英國廣播公司，2020年2月25日。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1624433>；Feng, Emily。〈維權人士許志永於中國鎮壓異見人士期間被捕〉（Rights Activist Xu Zhiyong Arrested In China Amid Crackdown On Dissent），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2020年2月17日，
<https://www.npr.org/2020/02/17/806584471/rights-activist-xu-zhiyong-arrested-in-china-amid-crackdown-on-dissent>；Shieh, Shawn。
〈在習近平時代重建中國的公民社會〉（Remaking China's Civil Society in the Xi Jinping Era），《中國檔案》（China File），2018年8月2日，
<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viewpoint/remaking-chinas-civil-society-xi-jinping-era>；Maizland, Lindsay。〈中國當局壓迫新疆維吾爾族人〉（China's Repression of Uighurs in Xinjiang），美國外交關係協會背景資料，2019年11月25日，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s-repression-uighurs-xinjiang>

¹³ 〈「公然打壓」：香港出版商黎智英被捕〉（‘Blatant Suppression’: Hong Kong Publisher Jimmy Lai Arrested），半島電視台，2020年2月27日。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02/suppression-hong-kong-publisher-jimmy-lai-arrested-200228032241354.html>

¹⁴ Xie, Stella Yifan。〈香港示威一獲警方批准—最終以催淚彈和拘捕結束〉（Hong Kong Protest—Approved by Police—Ends With Tear Gas, Arrests），《華爾街日報》，2020年1月20日，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ng-kong-protest-approved-by-police-ends-with-tear-gas-arrests-11579441327>

¹⁵ Lai, K. K. Rebecca、Jin Wu。〈解讀香港選舉結果〉（Hong Kong Election Results Mapped），《紐約時報》，2019年11月24日，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11/24/world/asia/hong-kong-election-results.html>

本報告下列內容分為四部分。第二部分描述北京在《基本法》下的責任，特別提及《基本法》的民主特質。第三部分描述了引發目前危機的過程，重點放在2014年雨傘運動至2019年反修例風波之間的五年。第四部分講述2019年發生的事件，並提出政府一直採取的行動均無助於為化解危機找出答案，因此政府急需在取向上作出根本轉變。第五部分為本文結論，主要為香港政府、北京中央政府、民主示威運動的參與者和國際社群等各方提出化解危機的建議。

II. 《基本法》 - 香港自治的保證？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是1997年以來，香港作為自治行政區賴以成功的核心元素¹⁶。與此同時，兩份文件的限制性（甚至可說是缺陷）已直接觸發目前危機。本節將介紹兩份文件的重要條文，以及其結構性缺陷（特別是民主改革方面）如何引發目前危機。

中國共產黨（中共）擁護《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原因較多來自政治和經濟上的必要性，而非因為兩份文件所載有的任何對自由與民主價值的真實承諾。然而，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並不只是核心價值的聲明，更是對維護自治、法治和落實民主改革的承諾。隨著時間過去，北京中央政府和香港人對香港這兩份基礎文件的角色和重要性意見分歧逐漸浮面，兩者之間的鴻溝也因此越來越闊。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是獨特歷史時刻的產物。有關香港命運的談判於1970年代後期展開，北京當時需要讓香港人和全世界相信，其並無意在高度開放的香港實施內地的威權政治體制。北京致力透過制訂公開和具法律效力的承諾來維護和尊重香港的自治權，以贏得公眾對其日後接管香港的信心，這背後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領導層認為香港對內地經濟和政治發展十分重要。

作為香港的實質憲法，《基本法》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下中方所負有的責任而頒佈，其中包括對民主改革、保障人權和遵守法治的承諾。《基本法》的主要民主元素較為微妙，而且易受北京操縱和限制。根據《基本法》第45和68條，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最終應達至由普選產生的目標」，惟《基本法》其他條文（特別附件一和二）卻製造了民主改革的障礙。

例如，在《基本法》第45條和附件一相輔相成下，構建出一套易於操控的選舉制度，能有效地透過一個親北京的選舉委員會，保證中國當局可全面控制行政長官的任命。此委員會由1,200人組成，選民包括24萬選民，他們大部分來自商界、商會組織和建制陣營的專業網絡，相關的政治團體立場通常「親北京」¹⁷。同樣地，立法會的70個議席中，有一半由功能團體選出，當中大部分代表來自建制陣營¹⁸。多個有公司票的界別更屢屢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¹⁹。

¹⁶ 《中英聯合聲明》由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於1984年共同簽署，文件首次為香港「高度自治」賦予涵義。《中英聯合聲明》其中一項主要的條文，是其政策將成為一套「基本法」。基於此一指導原則，來自香港和中國內地的代表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草擬了《基本法》，成為香港於1997年7月1日至2047年6月30日這50年內的實質憲法。

¹⁷ Scott, Brendan、Robert Olsen、Adrian Leung、Yue Qiu。〈中國如何左右香港最高執政者的選任〉（How China Holds Sway Over Who Leads Hong Kong），彭博新聞，2017年2月28日，<https://www.bloomberg.com/graphics/2017-hk-election/>

¹⁸ 「《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選舉管理委員會，2016年6月27日，https://www.eac.hk/pdf/legco/2016lc_guide/https://www.eac.hk/en/legco/2016lc_guide.htm/en/lc_full_guide.pdf

¹⁹ 《基本法》第6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0年），https://www.basiclaw.gov.hk/en/basiclawtext/images/basiclaw_full_text_en.pdf

選舉委員會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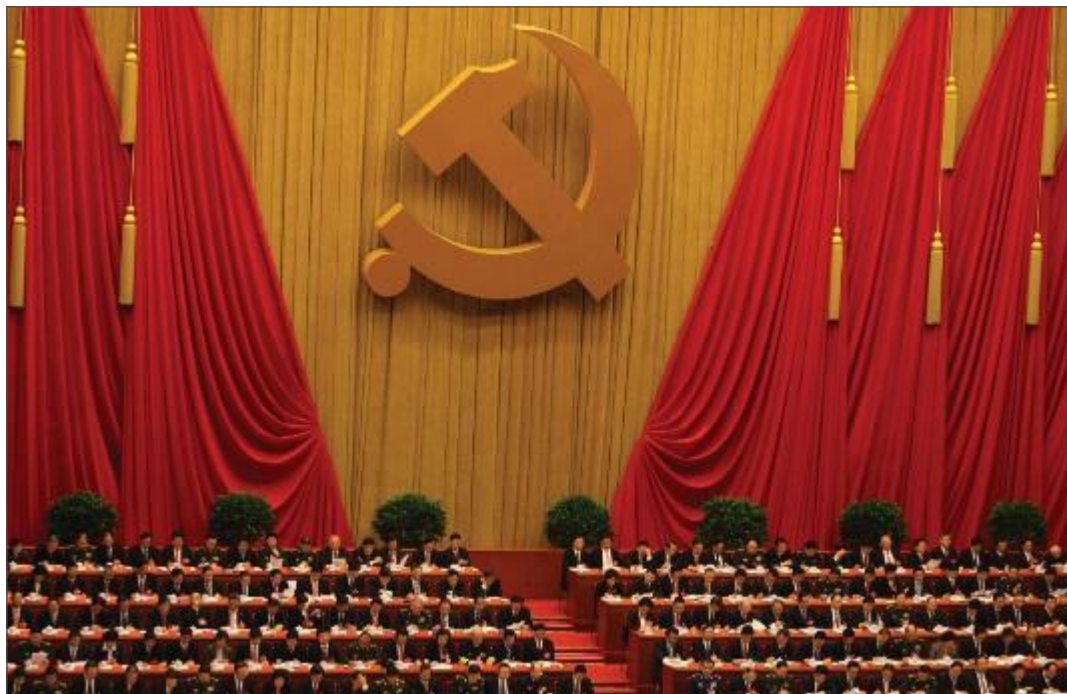
雖然香港有410萬合資格選民，有權選出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只有1,200名委員。

儘管《基本法》所概述的「終極目標」是透過全民投票的普選形式選出行政長官，北京卻一再阻撓香港推動有關改革，提出條文表明有關工作要「循序漸進」。北京在2014年8月提出的「政治改革」，把選出未來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權力限制在一個提名委員會內，其組成與選舉委員會相近。這可讓北京繼續決定香港人可以投票給誰，而在技術上卻同時容許「所有人」投票。此一模式被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否決，他們當時擁有足夠的議席可以阻止條例通過（三分之二的選票）。北京則表明在對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作任何改動前，必須先落實推動行政長官普選，民主改革進程亦因而停滯不前。²⁰

²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第九段。

很多示威人士現時都頗強烈地感受到，除非公眾持續向中共領導層施壓，迫使其落實推動民主改革，北京並無意在短期內推動改革。對很多香港人來說，目前的危機是由北京自己製造出來的：多年來，它不斷窒礙民主改革步伐，亦試圖透過各種手段，使其能夠免於履行1997年香港回歸以前所許下的承諾。

《基本法》的另一大「缺陷」是第158條，其禍及了香港政制及法制發展。根據第158條，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擁有解釋《基本法》的最終權力，人大常委這個政治機關的政治和法律理念卻與香港的司法機構截然不同。自香港於1997年回歸後起計的首個十年內，人大常委仍能相對克制地行使有關權力。然而，自此以後，北京便更經常及更公然地行使第158條所賦予的權力，藉此保障北京的利益、削弱香港法院的能力，令一些被其視為「眼中釘」的人士的基本權利無法再受法律保障。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²¹

《基本法》的結構性缺陷，衍生出一個不能夠或無意維護香港自治的政府，在很多香港人眼中，香港政府甚至過於奉承北京。事實上，北京能有效地左右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投票意向，意味著任何有意擔任行政長官的人必須先得到北京首肯。至少在行政長官的選舉議題上，香港人「是否支持」純屬次要，此「支持率」只有在北京認為其對候選人是否有效管治時才具有相關意義。

香港的半民主選舉架構，令政府和立法機關無法獲得能使其施行有效管治的公眾認受性。香港政治制度所引致的政治功能障礙，導致自1997年以來，香港首三任行政長官均無法順利完成兩個五年任期。

²¹ 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Wikimedia 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18th_National_Congress_of_the_Communist_Party_of_china.jpg

林鄭月娥是1997年以來第四任行政長官，可以幾乎肯定她會面對同一命運：香港的政治分析員近乎一致認為其不會獲准完成整個連任任期。事實上，她的行政班子決定硬推一項極不受歡迎的引渡條例草案，以及起初完全漠視公眾人士排山倒海的反對聲音的做法，近乎完美地展現了北京在現行選舉框架下對行政長官的牽引力：當她領導的政府硬推修例方案時，香港政府只採取了支持北京的行動，漠視了香港人的意見。

在香港進行評估訪問期間，多位對話者均向我們表示，民主選舉是解決香港政府及立法會嚴重缺乏認受性和問責性問題的唯一方法。若北京有意重啟在2015年便止步的民主改革進程，最好的方法是讓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能施行更有效管治，這樣做也許可以緩和香港社會的緊張氣氛。

III. 北京的干預與修例風波

引渡法擬案觸發了2019年示威，但令示威運動持續不斷的「動力」卻是積累多年的怨憤和失望。如上所述，香港人已苦候《基本法》所承諾的民主改革多年。與此同時，很多香港人越來越擔心北京會日漸收緊對香港的控制。事實上，他們對香港政府沉默應對北京干預的做法感到極為失望。在某些情況下，香港政府更主動協助北京增加中央政府的控制。

2019年年初，在林鄭政府引入引渡法修訂以前，北京有理由相信其香港策略正取得成功。2014年爭取民主的兩傘運動被順利平息，一些主要領袖均須面對刑事檢控或已被定罪。2017年，在四名泛民立法會議員因被指宣誓不當而被取消議員資格後²²，親北京立法會議員首次在立法會取得大多數議席，奪去泛民議員可運用的否決權。在北京看來，香港的形勢對其大大有利。在此情況下，推進有利北京的引渡法改革似乎正是時候。

本節將概述香港過往的政制改革工作，並描述改革失敗後經年積累的公憤，如何在2019年一觸即發。雖然我們不完全清楚北京的成本效益計算方法，我們嘗試檢視當局目前無限期制止有意義民主改革的取向，是否真的符合北京的利益。按公眾對現行制度高度不滿的情況看來，即使當下的示威明天就結束，只要政府走錯下一步，新的危機總會再次出現。

民主改革推動與兩傘運動：錯失的機會？

如上所述，香港《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要按循序漸進的原則修改。北京曾顯示其願意容許推行有限的改革，但另一方面亦設法對過程保持嚴格控制，並出手阻止任何令這種控制受限的改革。

爭取民主改革進程於2004年進入了新的階段，情況一直延續至2014年8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一項非常關鍵的決定。2014年8月31日，北京頒佈了決定，2017年行政長官候選人將由提名委員會選出，這個委員會的組成與選舉委員會相近。

²² Lau, Chris、Kimmy Chung。〈法院裁訂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等同「宣戰」〉（Court Ruling Disqualifying Lawmakers ‘a Declaration of War’）。《南華早報》，2017年7月14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2102609/four-more-hong-kong-lawmakers-disqualified-over-oath-taking>

²³ White, Roy、Adam Nelson。〈「一國兩制」前景未明〉（The Uncertain Futur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香港民主化的承諾》報告第16號，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2016年9月，<https://www.ndi.org/sites/default/files/Promise%20of%20Democratization%20in%20Hong%20Kong%20-%202016.pdf>

有關決定令很多香港人感到憤怒，因而觸發了「雨傘運動」；這場運動因示威人士以雨傘阻擋警察發放的催淚彈而命名。在為期79天的運動中，示威人士佔據了一條主要公路，以及銅鑼灣和旺角的商業區。他們並包圍了金鐘的主要政府建築物和立法會大樓。

雖然雨傘運動未能成功實現行政長官真普選的核心目標，這場運動卻顯示了公眾高度支持民主改革。香港政府與北京有可能從雨傘運動中得到了錯誤教訓。往後數年，很多觀察家都認為建制陣營和北京是2014年及2015年的事件中勝利的一方。但在2019年重現的、無論在規模、範圍、強度和持續時間上都較2014年雨傘運動示威來得強的街頭示威，卻令人質疑上述結論。現況似乎清楚表明，在2014年否決真正選舉制度改革的做法，令香港政府與北京錯失了解決香港民主改革爭議的重要機會。

香港政府與北京令很多香港市民大失所望，並令這個特別行政區的爭議加劇。北京並未有如其所想般在2014年徹底解決了民主改革所涉及的問題，而是製造了火藥桶，令民怨與憤怒一觸即發。到了2019年，火藥桶已裝滿火藥，隨時會爆炸。

無形干預之手橫伸，影響力日增：北京積極對港施加影響力，2015-2019年

北京似乎從雨傘運動得了錯誤的教訓，誤以為潛藏每個角落的不安定和收緊控制是避免未來出現爭取民主示威的唯一方法。結果，雨傘運動後的數年見證了北京對香港事務干預越來越多，且慢慢侵蝕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享有的自治。

2019年示威清楚顯示北京加強控制的策略適得其反：北京每個為了加強控制的舉動，均使其更不得民心，也令公眾更不信任北京和香港政府。北京這套有缺陷的策略也令很多香港人認為民主改革是守護香港法治與開放價值觀的唯一方法。

或許2014年雨傘運動後最令人關注的政策轉變，是拘捕及檢控主要示威領袖，並阻止他們出任政職²⁴。2016年8月，雨傘運動的領袖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因為煽動非法集結罪成，被判社會服務令。令人意外的，是政府稍後就他們的刑期提出上訴，要求判處監禁。上訴最終失敗，但卻揭示出政府會透過檢控手段對示威運動的主要領袖「窮追猛打」，即使這樣做會令人懷疑政府是否仍然信守保障《基本法》所賦予人權的承諾。

政府於2019年初時繼續採取積極檢控的策略，針對佔領中環運動中較年長的召集人。其中最具爭議性的，是政府決定以普通法下的「公眾妨擾罪」及「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等罪名檢控人稱香港「佔中九子」的人士，這些控罪的刑罰皆較非法集結等罪名嚴重²⁵。九子均被判罪成，並被判以不同程度的處罰。

²⁴ Rauhala, Emily。〈香港學生領袖因2014年民主示威判囚〉（Hong Kong Student Leaders Jailed for 2014 Pro-Democracy Protest），《華盛頓郵報》，2017年8月17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hong-kong-student-leaders-jailed-for-2014-pro-democracy-umbrella-protest/2017/08/17/ba7a92d4-8310-11e7-82a4-920da1aeb507_story.html。

²⁵ 〈香港：針對「雨傘七子」提訴〉（Hong Kong: Drop Case Against 'Umbrella Nine'），人權監察，2018年11月14日，<https://www.hrw.org/news/2018/11/14/hong-kong-drop-case-against-umbrella-9>

其他強硬策略同樣令人質疑香港政府有否盡力保障公民自由，並令人憂慮香港政府官員因被內地對口單位施壓，才對民主派運動活躍分子和政治人物採取強硬路線。2016年7月，政府宣佈所有參加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均需簽署確認書，承認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²⁶。很多人認為此舉清楚顯示香港政府要把傾向爭取香港獨立的新興政治團體排除在選舉程序以外。最後一共有六位候選人被拒絕參選²⁷。



學生運動活躍分子黃之鋒（左）、羅冠聰（中）及周永康（右）因參與觸發香港2014年大型民主示威的事件而被檢控，並因此被判刑。圖片來源：Alex Hofford。²⁸

²⁶ Ng, Joyce、Ng Kang-chung，〈不接受香港為中國一部分不得參選立法會〉（Accept Hong Kong is part of China or you can't run in Legco elections），《南華早報》，2016年7月14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1989910/accept-hong-kong-part-china-or-you-cant-run-leg-co-elections。

²⁷ Ng, Joyce、Tony Cheung、Owen Fung。〈香港本土派梁天琦被取消立法會議員參選資格，選管會候選人簡介會因示威被腰斬〉（Protests Shut down Electoral Commission Briefing as Hong Kong Indigenous' Edward Leung Disqualified from Legco Elections），《南華早報》，2016年8月2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1998201/hong-kong-indigenous-edward-leung-disqualified-legislative。

²⁸ Alex Hofford/EPA/Shutterstock

2018年9月，政府對港獨派候選人採取進一步打壓行動，以公共安全法為由禁止港獨派的香港民族黨運作²⁹，令其成為1997年回歸以來政府首次正式禁止運作的政黨。

政府的行動延伸至贏得選舉議席的立法會議員。2016年10月，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採取行動，指六位新當選立法會議員以宣誓就任儀式作為表達政治意見的平台，把他們逐出立法會。（六名前議員在誓詞中加入其他字詞，又或以不當形式或不完整地宣讀。）在香港法院有機會審理個案前，北京於2016年11月就《基本法》釋法，確認了開除議席的做法³⁰。泛民陣營在立法會失去六個議席後，首次失去了分組表決否決權³¹，政府只要取得建制陣營的支持，便幾乎可以自由制訂任何法例。

香港多家大學和中學也是過去五年來的主要針對對象。因為法律教授戴耀廷在佔中運動中所擔任的角色，香港大學（港大）法律學院面對的審查尤其嚴緊。學院的前院長陳文敏在港大進行全球招聘後獲負責的委員會推薦，成為港大副校長一職的唯一候選人；及後被北京控制的多份報章多番抨擊，最終校方拒絕委任其出任副校長一職。³²陳氏被拒出任有關職位一事被廣泛視為有政治動機，事實上，最終拒絕任命陳文敏為副校長的港大校務委員會，成員中有很多建制派人物。

在保障一國兩制框架賦予的基本權利上，香港司法系統擔當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因此，香港司法界被內地籠絡的可能性便引起了更廣泛關注。簡而言之，北京一旦成功籠絡香港法院的「把關者」，香港現有制度便難以維持。幸而，在香港的三權分立制度下，司法一直政府三大機關中最穩健和最可信的。在個別個案和一般情況下，大致能夠抵禦香港政府與北京所施加的影響力。³³

法律界大致上亦能夠抵禦外間施壓。事實上，在反引渡條例草案示威開始以來，無數律師也曾站出來為被控示威人士辯護³⁴。民間更有不同組織成立，負責協調並為示威人士提供財務及法律支援，以及就重要法律議題發聲。但是，很多受訪律師均憂慮政府會堅持藉執法和刑事法院之手解決持續的政治危機，最終會令律師被政府緊緊盯上。

²⁹ Austin Ramzy。〈香港禁止港獨政黨運作〉（Hong Kong Bans Pro-Independence Party），《紐約時報》，2018年9月24日，<https://www.nytimes.com/2018/09/24/world/asia/hong-kong-party-ban-andy-chan.html>

³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2016年11月7日；另見Cheung, Gary、Tony Cheung、Joyce Ng。〈中國最高架構訂立香港宣誓法〉（China's top body lays down law on Hong Kong oath-taking），《南華早報》，2019年11月8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2043768/chinas-top-body-lays-down-law-hong-kong-oath-taking>

³¹ 在香港的政治框架下，某些重大議案須經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大多數票通過。

³² Ng, Joyce、Gloria Chan。〈香港大學委員會以12比8否決委任陳文敏為副校長〉（University of Hong Kong's council votes 12-8 to reject Johannes Chan's appointment as pro-vice-chancellor），《南華早報》，2015年9月29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education/article/1862423/uni-versity-hong-kongs-council-votes-12-8-reject-johannes>

³³ 訪問知名律師，香港，2019年12月。

³⁴ Melchior, Jillian Kay。〈認識努力支持示威者爭取自由的香港律師〉（Meet the Hong Kong Lawyers Working to Keep Protesters Free），《華爾街日報》，2019年12月24日，<https://www.wsj.com/articles/meet-the-hong-kong-lawyers-working-to-keep-protesters-free-11577229407>

香港政府與北京在2015至2018年間所採取的行動是持續和前所未見的，它們打壓政治反對聲音，並收緊對香港的控制。當香港和北京的領袖在2018年年底回顧自己的工作時，可能會頗感滿意。泛民陣營的反抗和國際社會的批評對本地情況沒有多少影響，令香港政府與北京可通行無阻地按照自己的議程行事。

上述一系列舉措有可能是用於令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誤以為可安枕無憂。她領導的政府可能相信進一步符合北京利益的行動只會換來泛民陣營的無力抵抗，且最終會被香港人（也許迫不得已地）接受。不論其理據何在，香港政府顯然打錯算盤：推出備受爭議的引渡法改革令香港爆發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示威，令政府和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陷入嚴重危機，而且似乎離結束還有好一段日子。

IV. 2019年示威及與日俱增的自治與法治威脅

香港政府於2019年年初硬推引渡條例草案時，多方均高度關注條例有可能削弱香港法治，令北京能夠壓制批評北京中共領導層的人士。鑑於有關問題已被擱置多年，很多人推斷即使北京中共領導層未有下達明確指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非按其自由意志而行事。此前多屆政府均無法處理引渡安排問題，正是由於內地制度與香港法治之間存在極大差異之故。³⁵

反修例運動急速演變，顯示靜待抗爭者動力自然流失的策略很大可能會以失敗告終，尤其是長遠而言。即使一浪示威被平息，另一浪很大可能會隨另一件具爭議性的政治事件而湧現。

引渡條例草案

示威運動由林鄭政府於2019年2月提出修訂引渡法的行動觸發，有關法例全稱為《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條例的主要修訂條文容許涉事者從香港被引渡至目前未與香港簽訂引渡協議的任何司法管轄區，包括中國內地，可被引渡至中國內地的安排也是當中最重要也最具爭議性的。³⁶

幾乎從政府提出修訂方案的那一刻開始，香港法律界的主要組織和人物，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與知名法律學者，都發聲反對修訂方案³⁷。正如幾位專家指出，政府提出的方案遠不如現有法例³⁸。其中，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廢除了立法會在引渡程序中的監察角色，香港法院在檢視引渡要求方面的權限亦極大有限。³⁹

³⁵ Lau, Stuart。〈計劃中的港澳引渡協議或涵蓋現有逃犯〉（Planned Hong Kong-Macau Extradition Pact May Cover Current Fugitives），《南華早報》，2015年1月19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681763/planned-hong-kong-macau-extradition-pact-may-cover-current-fugitives>

³⁶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https://www.legco.gov.hk/yr18-19/english/bills/b201903291.pdf>

³⁷ Lum, Alvin、Lam Jeffie。〈大律師公會表示政府的引渡方案「倒退」〉（Government's Extradition Proposal a 'Step Backward', Says Bar Association），《南華早報》，2019年4月2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04370/hong-kong-bar-association-calls-governments-extradition>

³⁸ 〈香港大律師公會對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其他修訂的其他觀察〉（Observations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HKBA') on the HKSAR Government's Proposed Further Changes to the Fugitive Offenders and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Legisl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2019），香港大律師公會，2019年4月2日。

隨著條例草案的缺陷引來更多關注，國際商界領袖、香港的商會、外交使團的主要成員，甚至建制派政治人物亦紛紛就議題發聲。⁴⁰儘管條例草案納入了若干重要保障，包括禁止移交涉及政治罪行人士、移交命令某程度上受司法覆核制衡，很多評論員認為這些保障措施有所不足，且政府無意與批評者展開有意義的對話，令人不安。⁴¹

雖然社會上有越來越多聲音要求政府撤回條例草案，政府卻堅持繼續修例工作，並準備好於2019年6月將草案交到立法會作二讀、三讀，完成整個立法程序。⁴²政府的行動最終因香港爆發史上最大規模公眾示威才暫停下來；當時有數以百萬計市民上街，力求阻止政府硬推修例。⁴³政府最終於6月15日正式宣佈暫緩修例（而非撤回），然而示威已演變成涵蓋面更廣泛的爭取民主運動，近一年後繼續有人上街。⁴⁴

示威運動展開

觀乎當時形勢，政府顯然認為廣泛諮詢與對話並非必要，更遑論作出有意義的讓步。在條例草案公佈數星期後，泛民陣營開始積極動員，希望公眾留意到草案的缺陷極其嚴重。然而，觀乎政府過去五年來實現主要目標的「政績」，很多觀察家都相信通過條例草案只是時間問題。政府可能會因修例方案再次引來若干反對聲音，但最終都會從唯命是從的立法會得到大致想要的效果。⁴⁵

3月31日，由49個公民組織組成的民間人權陣線舉辦了首場反修例遊行。首場抗議活動約有12,000人出席。⁴⁶此後參與抗爭的觀眾便日益壯大。

³⁹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⁴⁰ 「致林鄭月娥公開信－關於引渡法修訂建議」，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2019年6月6日。

<https://www.amnesty.org.hk/en/open-letter-to-the-chief-executive-on-proposed-changes-to-hong-kongs-extradition-laws-2/>；〈香港當局就引渡條例草案作出讓步，但評論員認為不夠〉（Hong Kong Introduces Concessions to Extradition Bill, but Critics Say Not Enough），路透社，2019年5月30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ngkong-politics-extradition/hong-kong-introduces-concessions-to-extradition-bill-but-critics-say-not-enough-idUSKCN1T01I4>；Lok-kei, Sum、Su Xinqi。〈多國外交官到立法會就逃犯條例草案表達高度關注〉（Top Foreign Diplomats Voice Deep Concerns over Fugitive Bill at Legco），《南華早報》，2019年5月27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11931/hong-kong-extradition-row-rages-diplomats-and-lawmakers>；Ives, Mike。〈香港親北京立法會議員促請當局克制處理修例問題，顯示建制陣營意見不一〉（Pro-Beijing Lawmaker in Hong Kong Urges Restraint on Extradition Bill, Signaling Discord），《紐約時報》，2019年6月14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06/14/world/asia/hong-kong-protests-extradition-law.html>

⁴¹ Chiu, Peace。〈黃之鋒與其他學生領袖表示與香港政府就引渡條例草案對話「不設實際」〉（Dialogue with Hong Kong Government over Extradition Bill 'Not Realistic', Joshua Wong and Fellow Student Leader Say），《南華早報》，2019年6月24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3015776/dialogue-hong-kong-government-over-extradition-bill>

⁴² Davidson, Helen、Lily Kuo。〈香港示威：政府誓言硬推引渡條例草案〉（Hong Kong Protests: Government Vows to Push Ahead with Extradition Bill），英國《衛報》，2019年6月10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un/10/hong-kong-protests-china-state-media-foreign-forces-extradition-bill>

⁴³ Bradsher, Keith、Alexandra Stevenson。〈香港領袖向示威跪低，暫緩修訂引渡條例工作〉（Hong Kong's Leader, Yielding to Protests, Suspends Extradition Bill），《紐約時報》，2019年6月15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06/15/world/asia/hong-kong-protests-extradition-law.html>

⁴⁴ 〈香港示威：城中政治動盪的最新消息〉（Hong Kong Protests: Updates and Latest on City's Political Unrest），有線電視新聞網，<https://www.cnn.com/specials/asia/hong-kong-pro-tests-intl-hnk>。

⁴⁵ 作者訪問，香港，2019年12月。

⁴⁶ Chan, Holmes。〈圖說：主辦者表示12萬香港人上街反對「送中」惡法〉（In Pictures: 12,000 Hongkongers March in Protest against 'evil' China Extradition Law, Organisers Say），《香港自由新聞》，2019年3月31日，<https://www.hongkongfp.com/2019/03/31/pictures-12000-hongkongers-march-protest-evil-china-extradition-law-organisers-say/>

4月28日，估計有13萬人上街反對條例草案，人數已比約一個月前的參加者多出十倍⁴⁷。儘管種種跡象清楚顯示公眾日益關注有關議題，政府官員大致上漠視了這場示威，且公開表示應即時通過引渡條例草案。

商界對政府施加的壓力也越來越大。⁴⁸很多香港商人認為，一旦與中國內地合作夥伴起爭執，他們便有機會成為被要求引渡的一方。針對商界提出的關注，林鄭政府班子將涉及經濟犯罪的若干罪行從可引渡罪行清單上剔除。政府亦將移交罪行的刑期門檻由原有的三年增至七年。⁴⁹

立法會的民主派議員議席因2016年宣誓風波而減少，因此他們只能夠利用拉布、提出議事規程問題等手法盡量拖慢條例草案審議進度。政府在五月底作出最低限度的讓步後，準備於六月將草案提交立會作最後審議。評估當時情況，政府似乎有可能在七月中立法會休會前成功爭取通過條例草案。

極速升溫：6月示威

2019年6月9日，這座人口只有約740萬的城市，有超過100萬人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即時撤回條例草案。⁵⁰這場和平示威的規模在香港史上數一數二，連五年前雨傘運動大型示威都相形見绌。⁵¹然而，香港政府同日發表聲明，清楚表示會繼續推展條例草案的修訂工作。⁵²政府一方面承諾會「繼續溝通、聆聽並釋除社會疑慮」，另一方面卻表明會按原定計劃在三日後、即6月12日進行條例草案二讀。⁵³

一場終極對決似乎無可避免地要在6月12日上演，示威人士決意用身軀阻擋立法會大樓出入口，阻止條例草案如期二讀。事實上，一些示威人士打算無限期佔領立法會大樓外圍位置，他們帶來物資、在場架設路障，以加固防守。⁵⁴警察表明他們已做好準備面對挑戰，指出「警察會採取果斷行動，恢復社會秩序、保護公共安全。」⁵⁵

⁴⁷ Lok-kei, Sum、Ng Kang-chung。〈主辦單位表示有13萬人參加反修例遊行〉（130,000 Join March against Proposed Extradition Law, Organiser Says），《南華早報》，2019年4月28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07999/thousands-set-join-protest-march-against-proposed>

⁴⁸ Stevenson, Alexandra、Keith Bradsher。〈香港社會因引渡條例草案爆發激烈衝突，城中富商憂慮事態發展〉（As Hong Kong Erupted Over Extradition Bill, City's Tycoons Waited and Worried），《紐約時報》，2019年6月20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06/20/business/hong-kong-business-extradition.html>

⁴⁹ 政府回應了香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和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等本地商業團體所表達的公共關注；〈香港當局就引渡條例草案作出讓步，但評論員認為不夠〉（Hong Kong introduces concessions to extradition bill, but critics say not enough），路透社，2019年5月30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ngkong-politics-extradition/hong-kong-introduces-concessions-to-extradition-bill-but-critics-say-not-enough-idUSKCN1T0114>

⁵⁰ Creery, Jennifer。〈主辦單位表示逾百萬香港人上街反對備受爭議的引渡惡法〉（Over a Million Attend Hong Kong Demo against Controversial Extradition Law, Organisers Say），香港自由新聞，2019年6月9日，<https://www.hongkongfp.com/2019/06/09/just-no-china-extradition-tens-thousands-hong-kong-protest-con-troversial-new-law/>

⁵¹ 面對即將展開的武力清場行動，部分示威人士於6月10日清晨與警察發生衝突；Ramzy, Austin。〈香港遊行：大型反引渡惡法示威，顯示市民害怕自由被侵蝕〉（Hong Kong March: Vast Protest of Extradition Bill Shows Fear of Eroding Freedoms），《紐約時報》，2019年6月9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06/09/world/asia/hong-kong-extradition-protest.html>

⁵² 「政府回應遊行」，新聞稿，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9年6月9日，<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6/09/P2019060900587.htm>

⁵³ 同上。

⁵⁴ Barron, Laignee。〈示威迫使香港推遲引渡條例草案辯論〉（Protests Force Hong Kong to Postpone Extradition Bill Debate），《時代》雜誌，2019年6月12日，<https://time.com/5605154/hong-kong-extradition-strike-protests/>

⁵⁵ 「警方採取行動制止暴動」，新聞稿，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9年6月12日，<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6/12/P2019061200801.htm>

結果香港迎來可能是現代歷史上最暴力的一天，數以萬計大致屬主張和平的示威人士與全副防暴武裝的警察對峙。當日有超過70名示威人士被送院，部分嚴重受傷，32人被捕。示威人士成功圍堵立法會大樓，阻延當局強推引渡條例草案。

警察決意驅散包圍立法會的示威人士，並用盡各種武器來達成這個目標，包括催淚彈、胡椒噴霧、橡膠子彈、布袋彈和警棍。

少數示威人士亦以暴力還擊，包括被指向警察投擲瓶子和其他物品，並阻止建制派議員進入大樓。但絕大多數示威人士均保持和平。

由非政府組織、媒體、獨立專家等進行的多項調查指出，警察於6月12日過度使用武力，且在很多情況下都以和平示威者、義務急救員和記者作目標。⁵⁶

2019年6月12日，示威人士在香港立法會大樓外集結。

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⁵⁷

警察被質疑過度使用武力的情況，只會令示威人士更加憤怒，進一步燃起其繼續抗爭的決心。一位示威者告訴記者：「我們嘗試告訴政府，他們越打壓我們，我們便會更大力反抗。

作為中國最後一個能夠這樣做的城市，我們會繼續行使這項權利。」⁵⁸

數日後的6月15日，政府在記者會上宣佈暫緩修例。⁵⁹由於當局只是暫緩有關工作而非撤回條例草案，當局可隨時重推，令各方更堅決提出反對。



⁵⁶ 〈警方處理示威活動的錯誤示範：香港警察非法使用武力〉（How Not to Police a Protest: Unlawful Use of Force by Hong Kong Police），國際特赦組織，2019年6月21日。<https://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ASA1705762019ENGLISH.pdf>

⁵⁷ 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根據CC BY 2.0 授權使用，<https://www.flickr.com/photos/studiokanu/48177240006/in/faves-39001016@N00/>

⁵⁸ McLaughlin, Timothy。〈示威者走到香港街頭反對引渡惡法；警察以催淚彈和橡膠子彈回應〉（Protesters Storm Hong Kong's Streets over Extradition Bill; Police Respond with Tear Gas, Rubber Bullets），《華盛頓郵報》，2019年6月11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protesters-storm-hong-kongs-streets-block-roadways-as-legislature-prepares-to-debate-china-extradition-bill/2019/06/11/2ae623c4-8c76-11e9-b6f4-033356502dce_story.html

⁵⁹ Bradsher, Keith。〈香港領袖就引渡條例草案公開道歉〉（Hong Kong's Leader Publicly Apologizes for Extradition Bill），《紐約時報》，2019年6月18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06/18/world/asia/hong-kong-carrie-lam-apology.html>

6月16日舉行的遊行示威估計有200萬人參加，成為香港史上最大型遊行。不少示威人士要求林鄭月娥下台，也有人堅持當局必須全面、徹底地撤回條例。另有人上街是為了抗議警察於6月12日過度使用武力；抗議警察濫用武力成為隨後數月示威的有力主題。警察使用武力不但未能遏止示威，反而推動大量示威人士繼續上街。

示威反映了市民深切的憤怒：他們認為只有動員大量公眾，才可促使政府採取行動，迫使執政者回應清晰的公眾訴求。換言之，香港政制欠缺民主的先天不足，意味著其他可促進政治參與的正常渠道，包括投票、立法游說、政治倡議，實際上經已失效，在此情況下，只有涵蓋面廣泛的民主改革可修正問題，恢復公眾對香港政府的信心。政府在連場示威爆發後仍繼續硬推條例草案，無可逆轉地破壞了林鄭政府的公信力。連建制派政治人物都呼籲她下台⁶⁰。

警察採取強硬路線的手段，最先於6月示威出現，其後政府一直沿用這套策略，力圖消磨示威人士的意志。⁶¹在其後數月，這套策略卻反而成為抗爭動力，不斷推動公眾參與和支持示威運動。

六月中所發生的事件也令引渡條例草案的鬥爭成為重要的國際新聞，被國際媒體重點報導，世界各地關注事件的市民更密切追蹤事態發展。在全球多家知名傳媒機構（其中不少以香港為基地）眼中，示威中警民雙方實力懸殊，一如聖經故事「大衛決戰巨人歌利亞」，而抗爭者勇於以螳臂擋車之力對抗的情節，絕對引人入勝。

不少在港受訪觀察家均認為，與日俱增的國際關注，理應能迫使北京重新審視策略。對於香港和北京來說，聲譽上的代價正不斷增加，他們有需要衡量不斷拒絕談判到底能帶來什麼益處。然而，北京只採取更強硬路線，堅持香港政府不應就示威運動作出任何有意義的讓步。⁶²

除針對示威人士採取強硬手段，北京亦不斷散佈虛假信息，把示威歸咎於別有用心的「外部勢力」。⁶³事實上，在進行本報告評估期間，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與另外三家機構便是一個旨在發表言辭攻擊的外交部記者招待會上被北京正式制裁。⁶⁴這種譴責不但希望散播錯誤信息，亦反映出當局未能意識到香港示威運動的有機本質，乃來自真正的不滿。⁶⁵

⁶⁰ 作者訪談，香港，2019年12月。

⁶¹ Erheriene, Ese、John Lyons。〈香港警方在強勢前高官回巢後採取的新策略〉（Hong Kong Police's New Tactics Follow Return of Former Hard-Line Officer），《華爾街日報》，2019年8月13日，<https://www.wsj.com/articles/hong-kong-polices-new-tactics-follow-return-of-former-hard-line-officer-11565701867>

⁶² Bradsher, Keith。〈北京的對港政策：大拘捕、不讓步〉（Beijing's Hong Kong Strategy: More Arrests, No Concessions），《紐約時報》，2019年8月30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08/30/world/asia/hong-kong-protests-beijing.html>

⁶³ Myers, Steven Lee。〈在香港的示威中，中國憤而歸咎於美國〉（In Hong Kong Protests, China Angrily Connects Dots Back to U.S.），《紐約時報》，2019年9月5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09/05/world/asia/china-hong-kong-protests.html>。

⁶⁴ 「2019年12月2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9年12月2日，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xwfw_665399/s2510_665401/2511_665403/t1720852.shtml

⁶⁵ Mitchell, Derek。〈重新喚醒亞洲及其他地區的民主意識〉（Reinvigorating Democracy in Asia and Beyond），香港外國記者會活動的演辭，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2019年11月27日，<https://www.ndi.org/publications/ndi-president-derek-mitchell-speaks-hong-kong-reinvigorating-democracy-asia-and-beyond>。

6月示威也在撤回引渡條例草案以外，提出了一系列範圍更廣泛的訴求。在接下來的數星期，示威運動以五大訴求為焦點：(1) 全面撤回引渡條例草案；(2)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暴的指控；(3) 特赦所有被捕的示威人士；(4) 撤回暴動定性；及(5) 落實雙普選，即以全民投票選出立法會與行政長官。⁶⁶

運動持續：2019年7月至11月

在條例草案暫緩以及6月16日破天荒大型示威後，運動支持者繼續尋找方法，以圖向香港政府（及北京）施壓，迫使其回應運動所提出的五大訴求。多月來，街頭示威持續，示威者闖入政府公共建築、佔領香港國際機場，並拒絕光顧建制陣營商號。示威人士似乎在尋找不同方法，迫使政府回應他們的訴求，透過不斷改變策略保持運動本身的動力。另一邊廂，政府拒絕談判，大致上依賴使用更大武力和刑事處罰作為結束示威的主要工具。⁶⁷

不少運動支持者都將焦點放在保持動力上；7月1日，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二十二周年紀念日，對示威者而言是個別具意義的日子。民間人權陣線再次組織另一場示威遊行，這場遊行將與特區成立日官方慶祝活動形成重要對比。超過50萬示威人士和平地遊行，高叫口號和高舉重申支持五大訴求的標誌。

然而，當晚少數示威人士打破門窗闖入立法會大樓，卻成為了傳媒報導焦點。幾百名示威者闖進大樓並佔據了立法會樓層數小時。⁶⁸這次短暫佔領立法會也反映了運動支持者逐漸細分成較溫和與較激進兩派。和平示威人士堅持以遊行和經濟杯葛等方式表達訴求，激進示威人士則認定採取這種和平方式注定是徒勞無功的。雖然運動以保持團結為大前提，有關運動應採取溫和抑或激進路線的辯論卻日漸增加，使用武力的策略與其合適性所引起的爭議尤其廣泛（以下詳述）。

數星期後的7月21日，香港出現一場針對爭取民主示威人士的重大暴力事件，令整個社會為之震驚。當日民間人權陣線舉辦了另一場反政府示威遊行，有數千人出席。⁶⁹部分參加者在返回香港新界元朗的家途中，被超過100名身穿白衣、手持鐵棒和木棍的男子襲擊。事件導致四十五人受傷，五人情況嚴重。⁷⁰

⁶⁶ 〈解讀香港示威〉（Hong Kong Protests Explained），國際特赦組織，<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9/09/hong-kong-protestexplained/>

⁶⁷ Roantree, Anne Marie、Vimvam Tong。〈香港領袖指參與最近衝突的示威人士與「暴徒」無異〉（Hong Kong Leader Says Protesters in Latest Clashes Can Be Called 'Rioters'），路透社，2019年7月15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ngkong-extradition-lam/hong-kong-leader-says-protesters-in-latest-clashes-can-be-called-rioters-idUSKCN1UA0ME>

⁶⁸ 〈香港示威人士打破窗戶、刑毀走廊後佔領立法會會議廳〉（Hong Kong Protesters Occupy Legislative Chamber after Smashing Windows, Vandalising Corridors），《香港自由新聞》，2019年7月1日，<https://www.hongkongfp.com/2019/07/01/breaking-hong-kong-protesters-storm-legislature-breaking-glass-doors-prying-gates-open>

⁶⁹ Kuo, Lily、Verna Yu。〈警察與示威人士在香港大規模遊行中爆發衝突〉（Police and Protesters Clash amid Huge Democracy March in Hong Kong），英國《衛報》，2019年7月21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ul/21/hong-kong-mass-china-extradition-bill-demonstrations-protestors>

⁷⁰ Ramzy, Austin。〈暴民於港鐵車站施襲令城內洶湧民情加劇〉（Mob Attack at Hong Kong Train Station Heightens Seething Tensions in City），《紐約時報》，2019年7月22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07/22/world/asia/hong-kong-protest-mob-attack-yuen-long.html>

很多人相信施襲者都是被號召出來向示威人士表明繼續參與爭取民主運動將須付出代價。⁷¹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嘗試制止元朗的襲擊事件，結果被傷至骨折。⁷²林氏認為元朗襲擊事件是爭取公眾支持反對警察的重要轉捩點。他繼續要求香港廉政公署正式立案調查有關事件。⁷³



2019年7月21日，身穿白衣的施襲者進入元朗港鐵站，以棍和其他武器襲擊市民。
圖片來源：Initium Media。⁷⁴

⁷¹ Ramzy, Austin. 〈暴民於港鐵車站施襲令城內洶湧民情加劇〉 (Mob Attack at Hong Kong Train Station Heightens Seething Tensions in City), 《紐約時報》, 2019年7月22日,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22/world/asia/hong-kong-protest-mob-attack-yuen-long.html>

⁷² 訪問立法會議員林卓廷, 前注137。

⁷³ Lok-Kei, Sum. 〈香港警方就元朗襲擊「接受調查」〉 (Hong Kong Police 'under investigation' over Yuen Long Attacks), 《南華早報》, 2019年7月30日,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20635/hong-kong-police-officers-call-citys-no-2-clarify-apology>

⁷⁴ 圖片獲Initium Media授權使用。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723-hongkong-yuenlong-incident-timeline/?fbclid=IwAR3hdYMxcujV1TeEKKH_dKXG84FE9QRvIE1DK0Sst3Eray8D0NCAzfzceiQ

11月出現了另一關鍵轉捩點，警察圍堵多個大學校園。⁷⁵其中以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的情況最為嚴峻，包括學生和非學生在內的示威人士利用兩家大學的地理優勢，癱瘓了鄰近的主要交通幹道。⁷⁶在警察圍捕下，一場激戰展開，見證了可能是全年最重大的暴力事件。

區議會選舉

經過連月騷亂，開始有聲音質疑香港人是否仍然支持爭取民主的示威運動，又或提出騷亂和經濟代價會否超出社會所能承擔的。

因此，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便成為公眾對持續示威支持度的計量表。北京支持繼續舉行選舉，認為建制派將會勝出，這樣便可表明公眾反對民主示威的訊息。⁷⁷主要親北京媒體呼籲「用選票踢走暴力」，認為投票給建制派候選人，正等同於以選票表達恢復正常生活的訴求。⁷⁸

由於建制派候選人擁有強大的網絡和資源，能於投票日動員選民出來投票，他們在過往的區議會選舉中都能取得優勢。泛民陣營因為資源有限，過往都不會視區議會選舉為重要戰場，結果自然成為失勢的一方。

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結果卻表達了一個強烈而明確的訊息。大部分香港人選擇將手中一票交予民主派候選人，民主派在452個議席中取下了392個，成功取得18個區議會中17個的控制權。⁷⁹投票率亦由2015選舉的47%攀升至71%。⁸⁰290萬香港選民以最和平的方式，清楚表達了民主在維持真正自治與法治上的重要性。



市民在香港沙田排隊參加區議會一般選舉投票。11月24日，413萬登記選民在2019區議會一般選舉中投票。⁸¹

⁷⁵ Leung, Jasmine、Yuliya Talmazan。〈香港警方圍堵大學，示威者被困〉（Hong Kong Police Lay Siege to University Where Protesters Are Trapped），NBC新聞，2019年11月18日，<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hong-kong-police-lay-siege-university-where-protestors-are-trapped-n1084716>

⁷⁶ Ting, Victor、Simone McCarthy、Kinling Lo。〈香港市民出動清理示威者留下的路障〉（Hong Kong Residents Turn out in Force to Clear Protestors' Roadblocks），《南華早報》，2019年11月17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38072/hong-kong-protests-residents-turn-out-force-clear-roads>

⁷⁷ Hernández, JavierC。〈北京原對香港盟友勝出充滿信心，選舉結果令一眾官媒噤聲〉（Beijing Was Confident Its Hong Kong Allies Would Win. After the Election, It Went Silent），《紐約時報》，2019年11月26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11/26/world/asia/china-hong-kong-protests-election.html>

⁷⁸ 同上。

⁷⁹ 2019年區議會選舉 - 選舉結果，香港選舉事務處，https://www.elections.gov.hk/dc2019/eng/results_hk.html

⁸⁰ 2019年區議會選舉 - 投票率，香港選舉事務處，<https://www.elections.gov.hk/dc2019/eng/turnout.html>

⁸¹ Jerome Favre/EPA-EFE/Shutterstock

在區議會選舉中取得歷史性勝利後，泛民政治人物和支持示威運動的公民組織紛紛重新檢視選舉的可能性。他們力爭在下一屆立法會選舉贏取更多議席，尤其是長久以來均被親北京政黨控制的功能組別議席，認為在煥然一新的政治版圖上或能再創奇蹟。選民將於2020年9月再次運用選票，令泛民陣營能夠再次將民主運動釋放出來的動力，轉化為香港官方政治架構中更強大的改革力量。

警察過度使用武力

香港示威浪潮持續的一大助力，是香港警察被指在遏止示威過程中過度使用武力。每日出現於新聞和社交媒體上的警察疑似濫權影像和視頻，激怒了香港市民，亦引起了國際社會譴責。⁸²支持加強執法的策略，令警察聲譽嚴重受損：警察的滿意度評分從林鄭月娥政府上任之初的78%持續下跌，目前不滿意率已貼近當初的滿意數字。⁸³

香港政府與北京並沒有直接就示威運動與支持者溝通，反而將本質上屬於政治的問題交由警察處理，而這種問題其實並不應交由執法機關處理。一些觀察家認為，香港政府相信弄走幾個「頭目」，最終便能結束示威運動。⁸⁴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事件，證實了這種分析是有其缺陷的。繼續依賴警察「解決」問題只會令示威者更決意反抗，並令抗爭一方贏得更多支持。

各方對警察的指控不但數量驚人，情節亦令人不安。⁸⁵在本文執筆之時，警察據指已使用了16,000罐催淚氣體，有報導指氣體已瀰漫到鄰近的住宅和商業區，構成重大的公共衛生風險⁸⁶。

⁸²〈隨著暴力升級，香港示威者將矛頭指向警察〉（Hong Kong Protesters Direct Anger at Police as Violence Flares”，《華爾街日報》，2019年11月11日。<https://www.wsj.com/articles/hong-kong-protesters-direct-anger-at-police-as-violence-flares-11573499473>。〈香港：警方被揭任意拘捕、扣留期間毒打和酷刑對待被捕人士〉（Hong Kong: Arbitrary arrests, brutal beatings and torture in police detention revealed），國際特赦組織，2019年9月19日，<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9/09/hong-kong-arbitrary-arrests-brutal-beatings-and-torture-in-police-detention-revealed/>

⁸³訪問港大法律教授紀佩雅（Puja Kapai），2019年12月5日（就林鄭政府上任時的支持度評分發表報告）；Lam, Jeffie。〈以香港選民為對象的網上調查結果顯示，警察在不同政治陣營間聲譽盡毀〉（Police reputation in tatters across the political divide according to online survey of Hong Kong voters），《南華早報》，2019年12月21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43030/police-reputation-tatters-across-political-divide-according>；紀佩雅（Puja Kapai）。《香港管治的未來方向》，香港大學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2018年4月，[http://www.law.hku.hk/ccpl/wp-content/uploads/2018/10/\[Core%20findings\]%20\[English\]%20Future%20Directions%20in%20Hong%20Kong's%20Governance.pdf](http://www.law.hku.hk/ccpl/wp-content/uploads/2018/10/[Core%20findings]%20[English]%20Future%20Directions%20in%20Hong%20Kong's%20Governance.pdf)；「市民對香港警務處表現評分 - 按次計算(18/6/2019)」，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9年11月21日，https://www.hkupop.hku.hk/pori_table_chart/DisciplinaryForces/rating/police_rating/X001_rating_chart.html。

⁸⁴作者訪談，香港，2019年12月。

⁸⁵香港的高教公民2020年1日發表的報告詳述了香港警察在2019各項事件中侵犯國際人權的指控；見《靴下無聲：香港警察侵犯人權報告》，高教公民，2020年1月29日，<https://www.docdroid.net/0EA2Bhy/silenc-ingmillions-text-final.pdf>

⁸⁶截至2019年11月27日，據報發放了10,000發催淚彈，以及4,800枚橡膠子彈及19枚實彈；Prasso, Sheridan。〈數以百萬計香港市民自六月起暴露於催淚氣體中（Millions in Hong Kong Have Been Exposed to Tear Gas Since June）〉，《彭博商業周刊》，2019年11月5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1-05/up-to-88-of-hong-kong-population-exposed-to-tear-gas-since-june>；〈香港：強硬鎮壓背後的健康代價〉（Hong Kong: counting the health cost），The Lancet，2019年12月7日，[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9\)33049-1/fulltext](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9)33049-1/fulltext)；〈警方單日施放逾2,000枚催淚彈〉（Over 2,000 tear gas canisters fired in a single day），香港電台，2019年11月27日，<https://news.rthk.hk/rthk/en/component/k2/1494810-20191127.htm>



香港警察在一場遊行中以胡椒噴霧噴向手無寸鐵的示威人士和記者。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⁸⁷

在某些個案中，個別警員被拍到以過度暴力拘捕已被制服的示威人士，把他們頭部壓向行人路上。⁸⁸另外，有警員被拍到以警棍擊向已被制服的示威人士⁸⁹。

更令人憂心的，是警員不只一次向示威人士發射實彈。有示威人士中槍，幸而暫未有人因此喪命。某運動活躍組織的紀錄顯示，截至2020年1月，警方發射實彈的次數已多達19次；而警員把武器指向示威人士、威脅會開槍的數字則不得而知。⁹⁰

有報導指警方試圖透過多種手段，保障個別警員不會因違反內部程序指引而問責。⁹¹例如，在10月1日中國國慶日舉行的示威前夕，香港警察放寬了使用武力的內部指引，讓警員在執勤時有更大酌情權，令人質疑警方是否無意就其似乎過火的行動負責。⁹²

觀乎警方的上述行動和其他舉措，難怪示威運動的其中一項主要訴求是就警察濫暴行為作獨立調查。公眾亦非常支持這項訴求。

⁸⁷ 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根據CC BY 2.0授權使用。<https://www.flickr.com/photos/studiokanu/49311247158/in/photostream/>

⁸⁸ Leung, Hillary。〈國際特赦組織指香港警察使用「無情和無差別的手段」〉（Amnesty International Says Hong Kong Police Using 'Reckless and Indiscriminate Tactics'），《時代》雜誌，2019年9月20日，<https://time.com/5681906/amnesty-hong-kong-police-protests/>

⁸⁹ 〈新證據顯示警方虐待香港示威者，情況令人震驚〉（New Evidence of Shocking Police Abuses against Hong Kong Protesters），國際特赦組織，2019年9月19日，<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9/09/hong-kong-arbitrary-arrests-brutal-beatings-and-torture-in-police-detention-revealed/>

⁹⁰ 《靴下無聲：香港警察侵犯人權報告》，高教公民，2020年1月，45-51頁。

⁹¹ Mahtani, Shibani、Timothy McLaughlin、Tiffany Liang、Ryan Ho Kilpatrick。〈在香港的鎮壓行動中，警察多次違反內部守則—現在他們要面對惡果〉（In Hong Kong crackdown the police repeatedly broke their own rules—and faced now consequence），《華盛頓郵報》，2019年12月24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19/world/hong-kong-protests-excessive-force/>

⁹² Jim, Claire。〈香港警察修訂示威活動中使用武力指引：文件〉（Hong Kong Police change guidelines on use of force in protest: documents），路透社，2019年10月2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ngkong-protests-police/hong-kong-police-change-guidelines-on-use-of-force-in-protests-documentsidUSKBN1WI0TX>

民意調查顯示，逾八成香港市民支持進行獨立調查。⁹³與此同時，知名的公民社會組織、泛民與建制派政治人物均呼籲展開獨立調查。政府指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是調查警察濫權指控的合適機構，但特別成立的專家小組亦批評這個隸屬警察內部架構的機構不夠獨立，部分專家更已辭任。⁹⁴

香港政府拒絕成立獨立機構調查警察濫權問題的做法著實令人擔憂，尤其是坊間已有大量證據，紀錄了警方的涉嫌不當行為。

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辯護律師和示威人士本身也指出，示威人士在基本法律程序中享有的權利屢被侵犯、在拘留期間被虐待，並被人以刑事罪名恐嚇。2019年6月至12月期間，有超過6,000名示威人士被拘捕，⁹⁵其中有部分被控以暴動罪，最高刑罰為監禁十年⁹⁶。泛民立法會議員曾於2019年12月動議修訂香港的刑法，希望令警方無法濫用暴動罪控告示威人士，而即使示威人士被定罪，亦可被判處較輕的刑罰；惟有關動議未獲立法會內大多數建制派支持。⁹⁷

在與喬治城亞洲法律中心和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代表進行的訪談中，多位律師及運動活躍分子表示，刑事司法程序的每個階段均出現了令人憂慮的人權問題。首先，數名示威人士提出了可信的指稱，指在被拘留時遭受虐待，包括言語騷擾以至身體虐待。⁹⁸其中一名辯護律師估計，在他和其他辯護律師所代表的委託人中，有多達75至80%人士曾遭受身體虐待。⁹⁹

負責處理示威者個案的律師亦指出另一普遍現象，是大部分警員均會設法阻止律師適時接觸委託人，這也許是勸服某些被拘留人士在對其不利的情況下落口供或在口供紙上簽署的某些手段。辯護律師告訴我們，在某些個案中，他們需要以正式投訴作威脅才能確保可接觸委託人。¹⁰⁰

⁹³ Lee, Francis。〈意見：香港人對示威者和警察的真實看法〉（Opinion: What Hong Kongers Really Think of the Protesters and the Police）：英國《獨立報》，2019年10月16日，<https://www.independent.co.uk/voices/hong-kong-protests-police-violence-public-opinion-polling-support-a9158061.html>；《有關「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意見調查 調查結果（第五輪）》，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9年10月，http://video3.mingpao.com/inews/201910/20191015_mpsurvey.pdf

⁹⁴ Schmidt, Blake。〈香港監察小組質疑警方調查〉（Hong Kong Watchdog Panel Raises Doubts Over Police Inquiry），彭博，2019年11月10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1-10/hong-kong-watchdog-panel-raises-doubts-over-lam-s-police-inquiry>

⁹⁵ 這是保安局向立法會報告的數字；「警方單日施放逾2,000枚催淚彈」，香港電台，2019年11月27日。

⁹⁶ 雖然沒有正式統計總數，媒體報導顯示數十名示威人士現正面對暴動罪；Mahtani, Shibani、Anna Kam。〈數十名被控以暴動罪的香港示威者出庭〉（Dozens of Hong Kong protesters appear in court on riot charges），《華盛頓郵報》，2019年7月31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dozens-of-hong-kong-protesters-appear-in-court-to-face-riotcharges/2019/07/31/56c9d4f6-b334-11e9-acc8-1d847bacca73_story.html

⁹⁷ Lam, Jeffie。〈香港示威：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及區諾軒發起改革「霸道過時」的《公安條例》〉（Hong Kong protests: opposition lawmakers Eddie Chu and Au Nok-hin launch bid to reform 'draconian and out of date' Public Order Ordinance），《南華早報》，2019年12月2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clc/3040266/hong-kong-protests-opposition-lawmakers-eddie-chu-and-au>

⁹⁸ 作者訪談，香港，2019年12月。

⁹⁹ 訪問大律師石書銘，2019年12月9日。石書銘表示香港理工大學衝突當晚，熱線接獲逾1,000通電話。

¹⁰⁰ 作者訪談，香港，2019年12月。另見Wong Brian、Chris Lau。〈大律師就接觸示威中被捕委託人事宜致函警務處處長投訴〉（Barristers Challenge Police Chief over Access to Clients Arrested amid Protests），《南華早報》，2019年9月18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3027842/hong-kong-barristers-challenge-police-chief-stephen-lo>

最後，很多受訪刑事辯護律師表示關注有檢控官屢以更嚴重的檢控罪名提控，罪名之高已超出任何個案所涉罪行的嚴重程度。正如其中一位資深大律師所說，在現時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中，稍有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已有機會換來暴動罪。¹⁰¹很多香港人擔心檢控機關企圖以較嚴重的檢控罪名，警告示威者切勿再「以身試法」。¹⁰²

拘捕人數急增也為香港司法制度帶來問題，司法機關並沒有足夠的準備來應付這些新增個案。事實上，正如刑事法院的個案數字正不斷攀升，整個司法機關亦面對著人手不足的問題，而且難以在近期內得到解決。法院制度無法處理數字日增檢控的事實，亦有助說明為什麼讓檢控示威人士之戰降溫是合理的做法。對於罪名較輕又或證據較弱的個案，加快決定撤銷檢控可望成為有利第一步，為爭取特赦大部分示威人士鋪路。¹⁰³

北京的策略：不談判、不妥協

整體而言，北京採用了一套四管齊下的策略：透過提高對香港政府的監督，但避免直接採取可能被視為不合理挑釁的行動來控制危機；整體上採取靜觀其變的策略，包括直接命令香港政府不得談判或妥協；提高示威人士的代價，作為遏止持續參與的方法；以及定期發表脅逼示威人士、令他們害怕的言論。

首先，北京就這場危機採取了一套實事求是的方法，透過定期與政府高官會面，就香港政府如何回應作重點指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香港告訴同僚，北京提供的「政治操作空間非常、非常有限」¹⁰⁴。中央政府官員也拒絕了林鄭請辭，據推斷是恐防其辭職會被視為是對示威運動的一種讓步。¹⁰⁵

與訪問團會面的多位香港受訪者相信，北京決定透過香港政府管理這場示威，而不是直接採取行動來結束示威。例如，中央政府並沒有調動人民解放軍到香港平息示威。另一方面，北京也避免作出其他會引起重大爭議的行動（至少到目前為止仍是如此），包括將內地的國家安全法直接引入香港，或直接命令香港政府根據《基本法》第23條訂立適用於香港的國家安全法。

北京處理示威的第二個核心元素就是採取靜觀其變的態度。隨著示威持續數月，北京指示香港政府（包括特首林鄭月娥本身）不得就示威運動作任何有意義的談判，亦不得提出任何在北京看來似乎屬有利的妥協。

¹⁰¹ 訪問戴啟思（Philip Dykes），香港，2019年12月。

¹⁰² 作者訪談，香港，2019年12月。

¹⁰³ Dziedzic, Anna、Julius Yam。〈香港特赦：初步討論文件〉（Amnesties in Hong Kong: Preliminary Discussion Paper），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https://www.law.hku.hk/ccpl/wp-content/uploads/2019/12/CCPL%20Amnesty%20-%20Discussion%20Paper%20\(English\).pdf](https://www.law.hku.hk/ccpl/wp-content/uploads/2019/12/CCPL%20Amnesty%20-%20Discussion%20Paper%20(English).pdf)

¹⁰⁴ 香港政府就示威作出讓步的確實時間，以及北京的回應，仍屬未知之數；〈獨家報導：「如果我有選擇，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辭職」－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謄本〉（Exclusive: 'If I had a choice, the first thing is to quit' - Hong Kong leader Carrie Lam - transcript），路透社，2019年9月3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ngkong-protests-carrielam-transcrip/exclusive-if-i-have-a-choice-the-first-thing-is-toquit-hong-kong-leader-carrie-lam-transcript-idUSKCN1VO0KK>

¹⁰⁵ Sender, Henry、Sue-Lin Wong、Nicolle Liu。〈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為示威下台〉（Hong Kong chief Carrie Lam offered to step down over protests），《金融時報》，2019年7月14日，<https://www.ft.com/content/e646dbba-a3e4-11e9-974c-ad1c6ab5efd1>

在2019年6月示威後的幾個星期裡，中央政府拒絕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讓香港政府回應示威者訴求的建議，包括正式撤回引渡條例草案，以及同意成立委員會調查警察使用武力的問題。¹⁰⁶北京禁止林鄭就示威人士的訴求作出任何讓步，其領導的政府亦因此無法參與任何有意義的對話。北京拒絕容許談判，是希望讓示威人士無以為繼：中國共產黨領導層預期隨著時間過去，願意上街的市民便越來越少，最終示威力量便會自動瓦解。

第三，北京鼓勵香港政府採取行動，提高參與示威運動的代價，其中主要通過由警察使用更大武力、提高刑責等脅逼手段達成目的。例如在2019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便發言表示准許使用激進的警力手段作為結束示威的主要工具，並指出當務之急是制止暴力，恢復法治和秩序。¹⁰⁷他的講話被認為標誌著北京支持以警力制止示威，而這個解決方法依賴的是遏制而非談判。¹⁰⁸這套策略最近期的例子，是當局在2020年2月拘捕了三名知名運動人物，罪名是他們參與了2019年8月的一場示威活動。¹⁰⁹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右）在中國北京會見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左）。來源未有註明¹¹⁰

¹⁰⁶ 如上所述，引渡條例草案最終被撤回，但北京拒絕就民主運動五大訴求的其餘部分作出讓步；Pomfret, James、Greg Torode。〈獨家報導：危機當前，中方卻拒絕讓香港向示威者示好〉（Exclusive: Amid crisis, China rejected Hong Kong plan to appease protestors），路透社，2019年8月30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ngkong-protests-china-exclusive/exclusiveamid-crisis-china-rejected-hong-kong-plan-to-appease-protesters-sources-idUSKCN1VK0H6>

¹⁰⁷ Zhou, Laura。〈習近平再次支持香港警察以武力止暴制亂〉（Xi Jinping again backs Hong Kong police use of force in stopping unrest），《南華早報》，2019年11月14日，<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3037811/xi-jinping-again-backs-hong-kong-police-use-force-stopping>

¹⁰⁸ 王春翰。〈北京的新香港策略：讓他們打到累〉（Beijing's New Hong Kong Protest Strategy: Let 'Em Fight It Out），《華爾街日報》，2019年11月21日，<https://www.wsj.com/articles/beijings-hong-kong-protest-strategy-let-em-fight-it-out-11574332204>

¹⁰⁹ Kwok, Donny。〈香港警察拘捕傳媒大亨黎智英，控以非法集結罪〉（Hong Kong police arrest media tycoon Jimmy Lai on illegal assembly charges），路透社，2020年2月27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ngkong-protests-arrests/hong-kong-media-tycoon-jimmy-lai-arrested-on-illegal-assembly-charges-idUSKCN20M08V?il=0>

¹¹⁰ 圖片來源不詳/AP/Shutterstock.

北京的最後一著，是不斷在言辭上攻擊示威運動，以及把香港騷亂歸咎於「具惡意的外部勢力」。¹¹¹例如，在2019年7月29日，國務院發言人楊光便把示威標籤為「激進分子邪惡的刑事行為」，並重申北京支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¹¹²在8月，當示威人士擾亂香港國際機場服務時，內地官員警告「恐怖主義的苗頭」開始出現。從那時起，北京便保持嚴詞厲色，很多人認為這清楚表明當局未計劃作任何談判或妥協。

以上對北京策略的分析清楚顯示：在爭取全面撤回引渡條例草案運動開始至今一年多、大型街頭運動持續十個月以後，北京的行動並沒有發揮作用。目前示威運動並無終止的跡象，而任由其自動瓦解、以威嚇手段迫使抗爭一方噤聲的代價將越來越大。

示威運動—多元中的團結

香港的示威事件包括了幾個小型運動，每個小運動對2019年的事件都有自己的立場，亦有各自的策略和手段。主流泛民政治人物與多個參與示威的公民社會組織緊密合作；那些組織也和街頭運動活躍分子有深切聯繫，這些活躍分子中有不少是連續數星期以至數月的示威行動的骨幹成員。

民間人權陣線由一開始便站在示威的最前線，協調和組織多項示威、就示威活動申請許可，並在示威活動當日指示示威人士沿已獲批准的路線行走。

隨著連場示威持續進行，其他組織也嶄露頭角。其中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便因為參與示威的人以年輕人較多，而部分年輕示威人士更參與較激進行動，例如於7月1日衝擊立法會大樓，而越來越受到關注。作為涵蓋全港12家大學學生會的組織，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在示威中展現的「本土」意識較強，有時候更表示懷疑不可能與香港政府和北京達成任何令人滿意的結果。

儘管如此，運動支持者因著整體目標一致而能夠保持團結，這些目標包括民主改革的核心目標，即使運動支持者本身對改革方向有不同意見。與此同時，支持者一同高舉的「五大訴求」，亦令支持者得以保持團結。

如上所述，雖然絕大多數示威人士都以和平為原則，部分示威者卻視蓄意破壞、甚至暴力為合理抗爭手段。在香港進行調查期間，我們很清楚看到「以暴力為示威手段」的議題（包括策略和道德關注）引起了運動支持者廣泛討論。很多溫和的民主組織和人士正默默推動重新擁抱非暴力，即使他們不願意公開批評暴力行為。多名受訪運動活躍分子則表明，他們認為公開譴責暴力行為的民主示威人士是在幫倒忙。公眾批評只會削弱民主運動的凝聚力，並會促使「勇武派」進一步疏遠主流運動活躍分子，令他們有更大機會作出暴力行為。

¹¹¹ Myers, Steven Lee。〈在香港的示威中，中國憤而歸咎於美國〉（In Hong Kong Protests, China Angrily Connects Dots Back to U.S.），《紐約時報》，2019年9月5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09/05/world/asia/china-hong-kong-protests.html>

¹¹² Christian, Siddarth Shrikanth、Nicolle Liu。〈北京加大力度譴責香港示威〉（Beijing ranks up level of condemnation of Hong Kong protests），《金融時報》，2019年7月29日，<https://www.ft.com/content/4d0b2346-b1ce-11e9-8cb2-799a3a8cf37b>

一些示威組織者提出，民主示威人士的暴力行為主要是回應警察的激進行動。換言之，若警方能保持克制，示威人士大都會避免使用暴力。有關理論在2019年12月8日得到證實，當時約80萬示威人士走上香港島的街頭，參與自8月中以來首次獲得批准的示威活動。當日警察在使用武力方面相對克制，示威人士亦大致保持和平；這最少提供了一些證據，說明示威人士通常都是在被動情況下使用暴力，並非有意為之。



2019年9月12日，香港示威人士在新城市廣場靜坐期間高唱《願榮光歸香港》。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¹¹³

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和喬治城大學法學院均相信非暴力是重要原則，因為這原則還帶著關鍵的策略和道德優勢。知名政治學家發現，就社會運動的策略而言，已證實使用非暴力手段較使用暴力手段優勝。¹¹⁴

暴力示威和其他行動表達出香港人所感受的怨恨和憤怒之深。怨憤令示威者走上街頭進行和平遊行，更迫使較激進示威者以武力抗爭。儘管各方就是否使用暴力和其他問題時有爭辯，但運動參與者整體上十分團結。事實上，自2019年11月區議會選舉落幕後，民主派運動活躍分子以活力和創意，思考如何以新方式推進他們的民主改革議程。

¹¹³ 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根據CC BY 2.0授權使用。

<https://www.flickr.com/photos/studiokanu/48722195156/in/al-bum-72157710813362767/>

¹¹⁴ Nicholasen, Michelle。〈在推動社會、政治改革上，非暴力抗爭手段何以較使用暴力優勝〉（Why Nonviolent Resistance Beats Violent Force in Effecting Social, Political Change），《哈佛公報》（Harvard Gazette），2019年2月4日，

<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9/02/why-nonviolent-resistance-beats-violent-force-in-effecting-social-political-change/>

V. 建議

給北京政府：

- 向公眾表明中共會致力按照《基本法》所制訂的一國兩制框架，讓香港實行高度自治。
- 確認香港示威運動的合法和有機性質，以及其真切表達了香港人關注的議題。
- 停止作出進一步損害香港自治的行動，包括就香港《基本法》進行釋法，因為這樣有違一國兩制原則，而且會削弱香港人珍而重之的司法制度。
- 確認化解危機的長遠方案，必須包括落實《基本法》所承諾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
- 建立新的溝通渠道，讓不同政治光譜的香港人都能發聲，包括年青人和泛民陣營成員。

給香港政府：

- 承諾重啟政治改革進程，以2022年前透過普選選出特首和2024年選出立法會議員為目標。
- 成立獨立委員會，以客觀地調查大量有關警察過度使用武力的可靠指控。為挽回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公信力，任何此類委員會的組成應以持平客觀為原則。
- 宣佈就警察使用武力指引進行即時和公開檢討。
- 向公眾表明，過度使用武力的警察將接受相應的紀律處分。
- 承諾檢討若干有待更新的香港法例，以令人權得到更佳保障，包括檢討涉及非法集會和暴動罪行的刑事法例，以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給民主運動活躍分子：

- 透過非暴力示威和公民抗命，爭取廣泛公眾支持。應視非暴力手段為較具策略和符合道德的選擇，尤其是有研究顯示暴力示威鮮有成功，在策略上通常只會得到反效果。民主運動應建基於理念和公眾意見。

- 提倡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承諾下所享有的民主；這些承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許下、並在聯合國登記為國際條約。
- 繼續向世界各地政府、議會、公民社會和私營機構講述香港民主挑戰的故事。

給美國政府：

- 繼續在香港私下與公開地向京港兩地政府官員表達對香港民主、人權與法治的關注。
- 即時向北京進一步限制香港基本自由和高度自治的行動作出回應。
- 協調英國與歐盟一同密切監察香港情況，並鼓勵在情況有需要國際社會作出強烈回應時作出回應。
- 繼續監察香港情況，並按《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各項規定，向那些以行動削弱香港法治的人問責。

給所有關注香港自治與法治的政府與機構：

- 向北京施壓，要求其履行在《中英聯合聲明》下的協定責任，包括尊重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自治。
- 主動監察香港的情況，並向北京的中英政府官員和香港政府官員提出有關人權與法治的關注。
- 向聯合國人權機制等主要國際論壇提出對香港人權的關注。
- 支持國際公民社會機構直接與香港的相關單位聯繫，推動監察法律與政治改革和人權的議程。

VI. 結論

2019年的引渡條例草案示威引起國際關注，也展示了香港人對推動民主改革的決心。示威人士勇敢地面對了警察不斷升級的武力、刑事檢控的威脅、北京的言辭恫嚇，甚至不明攻擊者的襲擊。他們成功將一場反惡法抗爭演化成持續的民主運動，這場運動很快會踏入一周年。

然而，正如本報告指出，示威運動並非僅因香港政府硬推香港引渡法改革而起；市民對北京百般阻撓民主改革而日積月累的民怨，以及香港政府與中共領導層出手限制香港自治所引起的關注，才是運動爆發的主因。

香港爭取民主化的鬥爭已成僵局：示威運動雖成功保持了凝聚力和動力，但並未能促成任何談判，故亦未能就運動的訴求取得切實進展。北京雖勉力避免了就示威運動作出任何有意義的讓步，但卻賠上了香港經濟和北京在港人和國際社會間的聲譽。¹¹⁵

去年的事件顯示香港或已進入政治不穩與社會動盪加劇的週期。民主示威令北京進一步收緊對港控制，香港政府亦因而失去港人的信任。最終，香港政府（無論是否按北京指示）採取了一些嚴重削弱香港自治與法治的行動。這些行動連同積壓多時的民怨，再次引發公憤和示威。示威人士很快將訴求擴展至包含民主改革，運動因而亦踏入新階段。雙方需要靠政治意志打破僵局。首先，北京必須容許香港政府就民主運動展開真誠和有意義的對話。示威運動應選出代表與香港政府談判。雙方能否展現這種政治意志，目前尚屬未知之數。

北京應重新思考處理目前危機的策略和方向，理由有很多。上文已說明北京的策略未能發揮作用，因此當局應馬上容許香港政府就示威運動展開對話和談判，以結束這場危機。這樣做符合北京利益，原因非常簡單：目前的政治和社會動盪會對一國兩制框架和香港造成持久的損害。

無疑，即使由香港政府負責出面談判，共產黨領導人亦需要改變策略，做好談判與妥協的心理準備。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北京似乎漸漸習慣就事件作出獨裁回應，而非將港人視為公民並與之直接溝通。對北京而言，要突改一成不變的僵化作風，並以開明、妥協代之，將會非常困難。但這些轉變將帶來很多好處，包括社會和經濟穩定、政治善意、更佳的地區與國際聲譽。北京應立即朝此新方向邁進。

¹¹⁵ Esfandiari, Sahar。〈香港在示威破壞零售商店後步入衰退，城內旅遊業不景〉（Hong Kong to Enter Recession after Protests Destroyed Retailers and Brought the City's Tourist Industry to Its Knees），《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2020年2月13日讀取。香港民意研究所。「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香港民意研究所，<https://www.pori.hk/pop-poll/cross-strait-relation/k006>。香港民意研究所。「市民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香港民意研究所，<https://www.pori.hk/pop-poll/cross-strait-relation/k002>。英國《衛報》員工。〈國際社會支持示威權利，特朗普希望香港能「自行解決」紛爭〉（Global Backing for Protest Rights as Trump Hopes Hong Kong Can 'Work It Out'），英國《衛報》，2019年6月13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un/13/global-reaction-hong-kong-protest-rights-trump-may>。

